

世纪曙光文丛

王景
著

黑龙怒火



中国文联出版社

序

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我们中华民族，为反抗列强侵略，舍生忘死，前赴后继，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其中有不少人物事迹已见诸于文学作品和电影电视中，为人们所熟悉。而本书所写的主人公，也许还有较多人，尤其是年轻人不了解，他就是清末黑龙江第六十八任将军寿山，他的事迹，最早记载于清史档案中，解放后多以简介形式记载于报刊文章，并一直流传于当地民间。

作者为了把他的事迹完整地展现出来，利用业余时间，查阅大量资料，勤奋笔耕，终于完稿。作品语言流畅，结构严谨，选材得当，情节感人。作者较多地引用了寿山将军的书信奏稿，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感。阅读此书会使人深切感受到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对增长历史知识，培养爱国热情，弘扬民族文化颇有教益。当然，作品不足之处必然存在，望作者在听取广大读者意见后予以改进。

赵世贵

二〇〇二年六月十八日

目 录

序 赵世贵

第一章	归心似箭	1
第二章	回忆往事	11
第三章	胸怀大志	22
第四章	请缨出征	31
第五章	江边对峙	37
第六章	沿江驻防	43
第七章	虎山点将	50
第八章	上游失守	58
第九章	虎山大战	66
第十章	兄弟相逢	74
第十一章	跟踪报信	85
第十二章	草河大战	95
第十三章	西进辽阳	103
第十四章	回旗受命	112
第十五章	瑗瑛练兵	121

第十六章	赴省任职	130
第十七章	调兵遣将	139
第十八章	修枪祭炮	147
第十九章	相约辞别	160
第二十章	劳工暴动	170
第二十一章	初战告捷	181
第二十二章	江东惨案	191
第二十三章	三面拒敌	200
第二十四章	璩瑋突围	211
第二十五章	背井离乡	218
第二十六章	大岭激战	228
第二十七章	突围南撤	240
第二十八章	奋笔遗书	249
第二十九章	忍辱求和	258
第三十章	阖门殉节	267
第三十一章	开复昭雪	275

第一章 归心似箭

一八六〇年的春天，黑龙江西岸的驿道上，三个清朝官兵骑着快马向北奔去。他们从宁古塔出发，经齐齐哈尔北上，一路上翻山越岭，晓行夜宿，多日奔波，仍看不出疲倦，看来他们早已习惯了这种马上军旅生活。

跑在前面的中年人，是吉林省重镇宁古塔城副都统富明阿，他身着黑色驼鹿皮短褂，褂子上绣着金色的狮子，红顶缨帽上饰着一颗红宝石，这是清朝二品官阶的服饰。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双目迎风微合，炯炯有神，黑中掺白的寸把长胡须随风飘动，不难看出这是一位久经沙场的清廷武将。紧跟他身后的两个年轻人是他的亲兵，身穿圆领号衣，腰挎短刀弓箭，黑里透红的脸上显出几分威武和稚气。

这天早晨，伴随着红日东升，他们从最后一个驿站出发，一路上快马加鞭，穿过小兴安岭，来到黑龙江边，隐约看见前方江雾迷漫处，一座古老的城墙出现在地平线上。

富明阿此次奉旨南征，一走七年，身经百战，死里逃生，因功升副都统，回宁古塔任职，刚到任，吉林将军便准许他回家探亲。此时他略微减慢马速，让连日奔跑的战马稍得歇息，远望周围美好春色，心中感到无比欣慰。

二位亲兵从后面赶上来，他俩是同乡，都是嫩江边长大的达

斡尔族人，一同当兵，年龄不过十七八岁，一位叫阿尔泰，一位叫额布图。三人并马同行，阿尔泰问：

“富大人，前面那城就是瑗琿吗？”

“正是，快到了，咱们这几天走得急，怎么样，你俩累不累？”

额布图说：“不累，别看我们当兵才一年多，我们达斡尔人从小就会骑马，风里来雨里去，身体健壮，就是再跑几天，也不觉累。”

富明阿说：“来，咱们下马洗洗脸，快到家了，打扮精神点。”

三人下马来到江边，用清澈的江水洗把脸，又捧起水喝几口，顿时觉得精神爽快多了，阿尔泰说：

“黑龙江水真甜啊，我好像又喝到了家乡的水。”

他们给马也饮了点水，马儿也似乎知道快到家了，愉快地扬头嘶鸣几声，三人又上马小跑，额布图望着周围说：

“瑗琿不光水甜，景色也很美，和咱们家乡一样。”

太阳升高了，阳光消融了残雪，春天来到黑水两岸，清新湿凉的空气从江面吹来，令人心旷神怡。江水冲开冰壳，翻卷着冰排，向下游奔去。江边浅滩里游着成群的鲤鱼、草根、胖头鱼，引得黑天鹅和野鸭在江面时起时落，欢快地游戏觅食。田野里迎风摇曳的枝条花草，像是肥沃的土地伸出无数热情的手，在召唤它勤劳的儿女。路边刚烧荒的土地，覆盖着一层草木灰，余烬犹燃，冒着白烟。汉族、满族和达斡尔族的庄稼汉们，一边向他们招手，一边吆喝着牲口，用木犁把肥沃的黑土地翻出层层波浪。富明阿也像遇见老熟人似的向他们招手致意。远处三五成群的鄂伦春猎手，驮着帐篷，挎着鹿哨，向山里的围场进发。富明阿知道，初春是栖林人狩鹿的好季节，他们在密林草塘边下套捉鹿，

获得鹿胎茸角，是珍贵的药材，每年按期纳贡，可换回好多钱。

三人再望江东那边，不由得心情沉重起来，对岸一片荒草迷雾，耕地荒芜，不见人影踪迹，归为异国的土地，失去了往日的美丽，偶而见到俄军哨卡窥视西岸，阿尔泰问：

“富大人，您以前去过江东哪些地方？”

“那些年我带瑗琿官兵每年巡查一次江东额尔古纳河口至格尔其必河河源，每三年巡查一次精奇里江口、托克河、肯英河到外兴安岭。江东其他地方由齐齐哈尔、墨尔根和吉林官兵巡查，也是近处一年去一次，远处两三年去一次。”

“咱们巡边次数这么少，老毛子能不乘虚而入吗？”

“是啊，现在巡边次数，比康熙年时少多了，这些年老毛子摸清了咱们的底细，又依仗枪炮厉害，所以才这么霸道。”

额布图说：“前年那次瑗琿签约，咱朝廷就不应该承认，那么大片土地哪能这么轻易地划给俄夷，听说老毛子举国欢庆，可咱朝廷只将奕山将军和吉拉明阿副都统给予撤职处分，这就完事了吗，老百姓都说，为啥不敢出兵，收复失地？”

阿尔泰说：“我听江东逃荒来的百姓说，那黑河屯对岸的海兰泡，以前是咱们的孟家村，现在被老毛子占领后，改成什么布拉戈维申斯克，俄语就是报喜城的意思，人家向沙皇报喜，可咱们，唉！咱朝廷太无能了，我真担心，要是这样下去，这江西恐怕也要保不住了？”

额布图说：“别说丧气话，老毛子要是敢打过江来，咱们就和他拼命，决不能再丢一寸土地！”

富明阿说：“这次我回来，要把签约失地的经过问清楚，再上奏朝廷，让朝廷好好吸取教训，严加防范。”

阿尔泰说：“江东的土地我们也要夺回来！”

扑噜噜一阵响，路边茂密的草丛中惊起一群狍子，狍群慌不

择路，和他们并排跑起来。机灵的额布图立即用熟练的动作拈弓搭箭，瞄向后面的一只狍子，正要发射，富明阿突然喊一声：“别射！”

额布图一惊，左手稍一抬，那箭贴着狍子的脊背嗖地一声飞过去，狍群惊慌地跑远了，他惋惜地问：

“富大人，您怎么不让我射？我想给未见面的婊子送份礼物啊。”

“不要射，你没注意，那是只母狍，它后面还有一只狍崽在跑，射死了母狍，狍崽也活不成了，多可怜。”

没过多久，三人已到城门前，守门清兵见他们模样也不加盘问，立刻让道施礼，三人未下马，直奔城里，富明阿见城内秩序井然，心里稍稍放了心，他们直奔一家青砖房小院门前下了马。

“终于到家了。”富明阿望着院门上系的红布条，待激动的心情稍稍平静下来后，轻轻推开院门，干净整洁的院子，显示着女主人的勤劳。三人进到院里，却又不急于进屋，在院里静静地站成一排，那神情就好像要拜见皇上。两位亲兵见到这位堂堂副都统的家竟是这么简陋，和普通人家没多大差别，互相望了一眼，流露出惊异和敬佩的目光。

不一会儿，屋里传来婴儿哭声，富明阿上前轻轻敲屋门，一位老婆婆开门出来，一见富明阿，高兴地喊起来：“哎呀！是富大人回来啦，太好啦，恭喜您，媳妇给您生了个胖小子！”

“老嫂子，太谢谢您了，夫人和孩子都好吗？”富明阿急切地问。

“放心吧，有我在，保你夫人孩子都平安，托老天福，孩子生得很顺利，您就准备好好谢我吧。”

富明阿高兴地正要进屋，老婆婆又把他拦住：“看你急的，男人家再等会儿，你们先到东屋歇会儿，喝点水，我去告诉媳

妇，让她高兴高兴。”说完，又回身进屋了。

这一年富明阿已五十岁，才得长子，心里的高兴劲就不用说了，他去东屋坐在椅上，阿尔泰给他递上湿毛巾擦脸，额布图给他端上一碗热水。他无心喝水，眼望窗外，回想自己这戎马一生，无限感慨涌上心头，他的眼睛有些湿润了……

富明阿原姓袁，字治安，出生于一八一〇年，汉军正白旗人，袁家数代为官，世居瑗琿。他少年丧父，事母至孝，性格沉着，胆识过人，十七岁充马甲，随清军征讨新疆喀什噶尔，授骁骑校，升任佐领，回旗后率兵巡边。

一八五三年，富明阿奉命率镇边军去南方镇压太平军，隶属江北大营，因功加副都统衔，赐齐车巴图鲁勇号。德兴阿督办江北军务时，他任前敌指挥，总管马步军。

四年后，富明阿率军攻占瓜州，升记名副都统。第二年，清军攻打浦江、来安时，守城太平军顽强抵抗，清军久攻不下，最后他率敢死队勇攀云梯冲上城头厮杀，一场血战，为攻城立头功，赏头品顶戴，赐换霍钦巴图鲁勇号。太平军英王陈玉成破清军浦口大营时，他率残部退守万福桥，掩护主力撤退，因作战有功在军中授任宁古塔副都统。两年后，江北大营被太平军攻破，富明阿为掩护清军主力突围，率敢死队与太平军激战，受伤十二处，被手下将士拼死救出，送老营医治。

在医生的抢救下，他终于死里逃生，当他苏醒过来时，没想到妻子在床边陪护他，得知妻子随黑龙江援兵一起从家乡赶来，走了几十天的路，历尽辛苦风险，使他非常感动，也让将士们羡慕不已。

妻子告诉他：“江东土地都给老毛子占去了，江东百姓纷纷逃往瑗琿避难，瑗琿无法安置，百姓四处逃荒，闹得瑗琿城也人心惶惶，生怕老毛子打过来。家里生活艰难，劳力不足，佃户种

的地仅够维持口粮。婆婆病重卧床，接不到你的信，日夜惦念，非要我来看看你，她说自己活不了多久，想死前能见到儿孙，问你啥时能回家，不再去打仗。”

富明阿闻言落泪，国难当头，家又遭不幸，自己长年出征，无暇顾家，又不屑治家产，深有愧于家人。以往，受伤的将士都愿在后方医院慢慢疗养，以避战乱，可这次他却要医生用最快的速度为他治好伤，能陪妻子恩爱几日，今后死亦无憾。

在医生和妻子精心照料下，富明阿身体奇迹般地很快恢复了。在清军老营里，两人终于圆满地度过了那段幸福的日子。

随着战事紧迫，两人分手的日子终于到来了，那天，富明阿送她走出很远，二人挥泪而别。

妻子赶回家，数月后托人给他来信。富明阿见信，先喜后悲，面北而跪，痛哭不止。弟兄们吃了一惊，都来看信，见信上说：“婆婆见到她怀孕的身子非常高兴，精神好多了，叮嘱她好好补养身子，为袁家传宗接代。但不久前婆婆的病突然加重，医治无效而去逝了……”

“富大人，进来吧，看看你的宝贝儿子。”屋里传来老婆婆的声音，打断了富明阿的回忆，思绪从战场上回来，他擦擦眼睛，急步进屋。

妻子躺在炕上，她长得年轻漂亮，一双含泪的眼睛望着丈夫，轻轻地说：“明阿，你可回来了。”分娩的痛苦和多日思念，这时化作满腹委屈。她转过头，用被子蒙住脸和泪水，她克制着自己不说一句责怪丈夫的话，她相信丈夫虽然长年在外，很少回家，但他心里一直惦念着她。她喜欢听别人夸赞她的丈夫，为国守边，英勇杀敌，保护百姓平安，她已知足了。

可是妻子越是没怪他，越让富明阿感到心里内疚，他顾不得看孩子，紧握妻子温热的手说：“阿芳，你身体好么，都怪我回

来晚了，没能照顾你，让您受累了。”

老婆婆见他们夫妻俩这么恩爱的样子，心中感动，悄悄地到外屋做饭去了。

明亮的月光照进了屋，璩珩的春天，天黑得还较早。忙了一天的富明阿，送走了来看望他的乡亲和官吏，一双粗笨的手把衣服洗好又晾在院里，回屋关好房门，点亮油灯，看妻子给孩子吃完奶，哼着小曲把孩子摇睡，再轻轻地放进乡亲们刚才送来的那个漂亮的摇篮里，似乎这个小宝贝给家里带来无穷的乐趣。这时他才感到浑身酸痛疲惫，陪妻子躺在温暖的炕上，两人很久没有这样亲密地在一起了。

富明阿说：“这几天你正需要人照顾，不该让仆人回家，你这个人心里总是想着别人，就不想着自己，我出门在外，就担心你这点。”

妻子说：“小梅这孩子很懂事，你别怪她，是我让她走的。她对我照顾得很周到，啥活都不让我干，前几天我看出她有心事，再三追问，她才告诉我，她母亲病重，没人照看，她想回家找大夫给母亲看病，又担心我身子，不好意思走，心里很为难。我一听是这事，给她点银子，催她快回去，我让邻居张婆照看我，一再劝说，她才依依不舍地走了，她说会很快回来的。你看我这不是很好吗，家里的事我会安排，你就放心吧。你让那两个小兵住哪了？”

“我让他们住在内城军营里，明天他们抄近路赶回宁古塔，过些天再来接我。”

“干嘛这么急，咱家厢房还有地方，把那屋炕烧热，一样能住人。人家大老远陪你来，我还没来得及和他们说几句感谢的话，让他们在这多住几天不好吗？你成天只顾忙，也不让你手下的兵，趁出来的机会，在咱家好好歇几天，吃几顿好饭。明早让

他俩过来，让张婆给他们做点好吃的，多住几天再走。看他们都是孩子，这么小就当兵，东奔西跑，一定吃了不少苦，人家父母不定多心疼呢，你们男人就是想不到这些。”

“不行啊，军务繁忙，边境事紧，他们得赶紧回去。自从签定条约，从江东逃过来的百姓太多，我们得抓紧安置和救济。孩他娘，这些年你一人守家很辛苦，现在又添了孩子，我在家时间少，我想等孩子满月后，你就随我去宁古塔吧，以免让我惦念。”

“我不想搬家，我习惯了这种生活，这不是挺好的吗？你公事忙，不能常回家，我不怪你，你还像以前那样常给我捎信，抽空回家看看就行了。家里你不用惦念，孩子我能照看好，邻居也会帮我的。过几年我就能带孩子去看你，只要老毛子不打过来，我就不想走。”

“罗刹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这次我回宁古塔，听说俄夷不断往江东移民派兵，还扬言乌苏里江以东的土地，要全归属俄人。朝廷无力北顾，边境防务空虚，罗刹很可能越境进犯，杀人放火，我怎能不担心。”

“你担心瑗琿不安全，可你那宁古塔离边境也不远，你的兵力也不多，不是也同样不安全吗？你要是再去关里，不照样把我扔家里吗？如今瑗琿不同往年了，新来的副都统重视练兵守边，听说他和老毛子打过仗，作战很勇敢。他来了，俄人有些怕他，瑗琿比以前安宁多了，老毛子不敢来城里。去年老毛子想在这里建教堂，被他严厉拒绝，城北那个俄人建的厂，也被他强行撤掉了。他很照顾我，农忙时，派人帮咱家种地。再说，咱们袁家在这里住好几代了，我也是故土难离呀，有这么多乡亲帮助我，我不觉得孤单，我舍不得离开他们，愿和他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他们不走，我也不走，不到万不得已，我就不搬家。如果你担心我的安全，你就和瑗琿副都统联合起来，好好带兵守边，不

要去南方打仗。”

“前年签约的事，百姓们都怎么讲？”

“提起那次签约，瓊瑋百姓都议论说：把刀架在脖子上逼人签约，分明是强抢硬霸，跟他们讲不出理，你越老实，他越欺负你，只有狠狠地打，才能夺回我们的土地。”

“咱们兵少，枪炮也落后，哪能打得过他们。”

“只要你们当官的敢打，办法总是有的。”

“你有什么办法？”

“这有什么难的，你们把老毛子的枪缴来，也照他们枪的样子制作，再组织民团，把青壮年百姓都武装起来，人人有枪，全民皆兵，抗俄力量不就强了吗？”

“那可不行，朝廷可不敢这么做，他们怕百姓闹事，南方长毛最初没枪，还敢起来造反，一发不可收拾，这些年朝廷不知耗费多少兵力和军费，也没平息，哪敢让咱们组织民团？”

“你们怕百姓闹事，我看那是官逼民反，你们当官的要是都能不贪不占，不欺不诈，都能治国安民，爱民如子，百姓自然会拥护你们的。”

“别看你是妇道人家，对国家大事还挺有主见，不过这话你可别对外人讲。”

“不要小看我们妇道人家，别以为我们只会养孩子做饭，逼急了，女人也能打仗。等我身体恢复了，我就动员姐妹们参加西丹操练，朝副都统要枪，罗刹来侵犯，我们也敢上阵杀敌，让你们男人看看我们的本事。”

“女人怎能打仗，你要是被罗刹抓去了怎么办？”

“万一我被罗刹抓去了，我就和他们拼命，不会给你丢脸。好啦，不和你说这些了，该想想给你的宝贝儿子起个什么名字吧。”

富明阿起身望着孩子白胖的脸，忍不住亲了一口，想了想说：“我们袁家，入旗有好几代了，咱们的孩子要有旗人的名字，保留旗籍，将来能得以重用，也要有汉人的名字，好让孩子记住祖先的历史，让他知道他是忠臣名将的后代，长大要为国立功，光宗耀祖。”

“是，要像你那样带兵守边，保护百姓。不过，他那时带的兵，要比你现在的多，有大枪大炮，叫罗刹不敢来犯。”妻子笑着说。

“是啊，咱们的兵器和洋人比太落后了，人家的枪打得快又准，咱们的枪半天打不出一个响，还打不远，还有不少士兵只有刀矛，难怪罗刹不把咱们清兵放在眼里。但愿朝廷能好好兴办洋务，学洋人多造快枪快炮，富国强兵。明天我就和副都统说，咱们这代人，就是枪逼脑袋，也不能割地赔款，做对不起后代人的事。咱们孩子长大后能什么样，我恐怕看不到了，看他的眉毛多重，有大将风度，我看他的汉名就叫袁眉峰，旗名就叫寿山吧。”

第二章 回忆往事

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看到孩子平安地降生，富明阿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他每天忙家务，侍候妻子孩子，像个听话的仆人，全没了副都统的官架子。他感到自己终于有了一个完整的家，能安慰九泉下的父母，今后就是死也无憾了。

几天以后，吉林将军给他寄来信，信中要他在家多住一段时间，好好休息，不要惦记公务。富明阿是个闲不住的人，他多次拜访璦琿副都统，两位老友重逢，唠起璦琿签约和南方平乱的事，无不感慨激愤。

转眼间孩子满月了，这天早晨，夫妻俩抱孩子出了城，到父母的坟上扫墓祭拜，痛哭一场。然后回家操办酒席，答谢乡亲，邻居们看见，也放下手中的活计来帮忙。不到中午，院里已是宾客满堂，充满欢声笑语。

富明阿的老朋友，璦琿城的副都统富尼扬阿亲自光临，送来老山参做贺礼，为他祝福，和众乡邻一起开怀畅饮。姑娘媳妇们争着抱孩子，夸赞孩子漂亮可爱，把一个个漂亮的小荷包挂在孩子的脖子上。

富明阿举杯致意，再三感谢乡邻好友多年来对自己家人的关照，几杯酒下肚，满面春风，精神焕发。众人笑着说：“富大人似乎又年轻了二十岁。”

富尼扬阿感慨地说：“我和富大人从小同窗读书，深知袁家后代都是忠臣，国家栋梁。富大人长年出征作战，为国尽忠，劳苦功高，如今年五十得长子，真乃上天有眼，保佑袁家有后，忠孝两全，虎父无犬子，我大清江山后继有人矣！”

众人闻言无不感叹，一位老大爷说：“都统大人说得好，我们要好好培养后代，等他们长大了，带兵打过江去，就像当年康熙帝北征那样，杀退罗刹，重振国威，夺回江东土地，为死难同胞报仇，让中国人永远不受洋人欺负！”

提起老毛子，人们的气就不打一处来，一位官吏站起，双手一拜，愤愤地说：“二位大人，江东这些地盘明明是咱们祖先洒血流汗开发出来的，瑗瑗三尺小童都知道：江东之地，直到奴尔干之北，东临大海，尽归中国版图。远的不说，咱大清管辖这块土地时，他老毛子连黑水都没听说过哩。如今他们仗着枪炮厉害，就这么写一张破纸硬把咱们江东几十万方里的地盘都占去了，眼看他们在江东杀人放火，欢呼庆贺，又移民安家，咱们的同胞死的死，逃的逃，我们心里咽不下这口气。二位大人，快跟皇上说说，起兵打吧，这里的官兵百姓，一呼百应，不夺回江东，我死不瞑目！”

众人也都激愤起来，纷纷道：“说得好！一定要夺回江东，为死难同胞报仇！”这时，几位妇女想起了被老毛子杀死的亲人，忍不住悄悄地抹起眼泪。

富明阿被乡亲们的激情深深感动，他感到自己作为一个朝廷命官，内不能护百姓，外不能御强侮，实在是奇耻大辱。但朝廷只顾围剿农民起义，无心北伐，对抗俄事一再要他们忍让克制，不准出兵，惟恐肇衅，致生事端。此时，他只得对大家说：

“乡亲们，我和都统大人，身为守疆官吏，比你们更着急啊。这些年朝廷忙着调兵到南方平乱，无力北顾，我们只能耐心

等待。我和都统大人已商量好，过几天我就回宁古塔，我们将边疆百姓的要求，转告黑吉两省将军，请他们一起上奏皇上，恳请朝廷发兵北伐，我们也要多种粮多捐税，积蓄力量，练兵备战，争取早日收复失地！”

众人闻言稍感安慰，大家一边喝酒吃菜，又议论起璦琿签约的事。富明阿问富尼扬阿：“听说那年签约后，副都统还宴请过俄人，可有此事？”

“是有此事，签完约第二天，奕山将军回省城，吉拉明阿在自家设宴招待俄总督穆酋等人。他问穆酋是否有子？穆酋说没有，他说真是憾事。穆酋问：这有何憾？他说：‘您是立了大功的人，应该把功名传给后代才好。’连旁边俄人听了都耻笑。”

“奴颜媚骨，民族败类！”富明阿气得一捶桌子说：“用此人做副都统，真是璦琿的不幸！”

“何止璦琿不幸，此乃我江省、我大清之不幸也！老毛子的秉性，咱们都知道，失地容易，收复失地难啊！”

“难道那次签约谈判中，我方就没有一个敢于抗争的人吗？”

“也有，就是爱绅泰，他不畏强暴，据理力争，迫使俄夷将大清对江东六十四屯的管辖权写入签约中，咱大清在江东只剩这点立足之地。可惜他官职仅是个璦琿佐领，力不从心啊！”

“他是哪里人，我以前怎么没听说过。”

“他原是吉林三姓人，四年前随军迁到璦琿来。你去关内一走七年，当然不认识他了。参与签约的人中，如今只剩他一人还在璦琿了。”

“他在哪？我想见见他。”

“他还在江东，签约后六十四屯常有俄人去闹事，我派他去驻守，组团抗暴，保护百姓。俄夷也是欺软怕硬，他去后，俄夷就很少滋事了。”